

浮溪集

浮溪集卷九

宋

汪

藻

撰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
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
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
彌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
奪選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繫吏戕民死

喋血江壩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
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
訟服我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
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四方
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
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
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

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
鑄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蒞政之初亦
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川吉
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駟僮之術諂事非
類亟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
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
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

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
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旣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
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
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
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
而不能戢士汝尚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
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
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
事兩朝嘗參三府旣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
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
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
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

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
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
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
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
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毫
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
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干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選充私廐駑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

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
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
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褫文階用明
邦憲尚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汝戚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
力圖報稱而肆爲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
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鐫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
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瑁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風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曠瘼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尚殫爾力以益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

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殘
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
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
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餅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
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
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鞫實以聞宜
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沓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尚有仲輯朕甚傷之迺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褫官三等尚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朋王僕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

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
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
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禡官
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遁具官某比緣
岳狩遣守殿廬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爲姑息欲利
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
求聊鐫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祗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部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冤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在督姦知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鑄官二等尚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衝替制

迺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

文移而亦廢逮臻綬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
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鑄厥秩尚
爲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雨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
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
明汚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
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鑄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
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
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
顧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
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纂承之
慶難從赦宥之科褫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
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

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旣昧舉旂陷
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
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褻崇之秩用明逗撓之誅軍有常
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
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慣耗如此
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尚
服寬恩毋忘自訟